



臥花生真品全集

風坐候隱

台灣臥花生





卧龙生真品全集

风尘侠隐

上

(台湾)卧龙生 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不了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书商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

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制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 39 部,是我至 1995 年 3 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 年 12 月于西安

内 容 提 要

隐居衡山的侠客罗九峰，突遭数十名强敌围攻，罗氏夫妇虽然连伤强敌，终因人单势孤双双饮恨荒山，一双儿女则被人带走。五年后，英俊潇洒的罗雁秋艺成出师，为报父仇，仗剑行江湖。雪山派掌门紫虚道长，网罗黑道枭雄，欲图称霸江湖。武当派青年弟子奉师命探贼巢，危难中相遇罗雁秋，铁肩担道义，罗雁秋从此卷入江湖是非，为除魔卫道历尽艰辛。探事十二连环峰身陷魔窟，侠女凌雪红救其脱难二人自定终身；雪山派侵犯武当，罗雁秋激战负伤命在垂危，白衣女于飞琼慨赠灵药，罗雁秋陷入感情纠葛之中。罗雁秋二探雪山派总堂，误饮毒茶失去记忆，跟随玄阴叟练成阴毒武功，打伤武当名宿，不认传艺恩师，与凌雪红、于飞琼行同路人，遭到各派围攻。传闻记载失传多年的“百妙佛珠”现世，正邪各派展开了巧取豪夺，本已晦暗的武林形势更加混乱。罗雁秋连得奇遇，不但练成了百妙秘技，恢复了记忆，而且武功大进，独闯雪山，而感情的纠葛却让他无法排解

.....

目 录

第 一 回	冷月照松影 寒山深夜来怪客	 (1)
第 二 回	太湖访渔隐 二女操舟擒双雄	 (31)
第 三 回	小侠露锋芒 白霜一剑震群山	 (61)
第 四 回	一见醉芳心 皓月傲骨化柔情	 (85)
第 五 回	幽谷遇奇人 灵禽四虎送群英	 (127)
第 六 回	回首话前尘 天伦梦觉认慈亲	 (167)
第 七 回	前仇未解衅 起毫末再启祸端	 (199)
第 八 回	怅对往日情 惊闻故交堕沉潭	 (232)
第 九 回	灵禽解人语 疑是天上神仙客	 (274)
第 十 回	无心伤翠羽 奇女乘鸾寻敌手	 (319)
第 十一 回	群魔扰殿 武当山众侠杀敌	 (362)
第 十二 回	斗转星移 强敌登山逞凶焰	 (404)

第一回 冷月照松影 寒山深夜来怪客

衡山，位于湘省南部，素称南岳，山势雄伟，连绵千里。山中奇峰林立，高插云霄，甚多人迹罕至之处，故传言仙迹颇多。

由长沙南行二百余里即入衡山，再走三百里崎岖山路，有一高峰，名叫雁鸣峰，传说每至北雁南飞之夜，群雁飞越此峰，均引颈长鸣。峰腰满生苍松古柏，峰顶更是云雾缭绕，从无人至。

峰下有一盆地，名叫翠竹村，方圆约有五里大小，却是野花遍地，小溪纵横，翠竹丛生，三面浅峰环抱，风景清幽秀丽，附近樵夫猎人，多集居此处，也有近百户人家，民风纯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行垦地耕作，显得与世无争，不啻一世外桃园。

四年前忽来一老者，和一风姿卓约之中年妇人，带来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及一个少年。一行五人在村西大兴土木，筑室而居，当时顿为村人侧目，议论纷纷，有猜测为告老隐居的达官贵人，亦有疑为巨富名绅避仇隐此，众言纷纭，莫衷一是。

岁月悠悠，老者居此转眼近年，因无事故发生，村人对此亦渐渐淡忘。老者家资豪富，村人多受其资助，但老者和家人均很少外出，每月中都难见其一次，且其独居村西，跟人家最近者亦达里许，又很少和村人往来，故其家世底细鲜为人知。晃眼四年，翠竹村仍平静如昔。

一个深秋之夜，雁鸣峰下明月如洗，翠竹村中冷风徐来，溪水湍流被山石阻击，月光中溅飞起一片片银珠，好一个宜人夜景。可

惜村人习惯早睡，真辜负这秋夜良宵。

突然——

正南方入山口处，跃出一条黑影，疾若流星，片刻工夫已入村内，略一张望，随即一长身形，由竹影山石上拔起，一个“苍鹰掠云”跃起两丈多高，若陨星飞泻向村西飞去，一连几个起落，到那所宅院不远处停下。

此时那夜行人忽趑趄不前，面现犹豫之色，片刻之后开始恢复常态，右脚微向停身山石一蹬，立即转过身形四下一看，然后，两臂一伸一长身形，一个“一鹤冲天”，全身拔起两丈多高，未待身形下落，左脚一点右脚面，全身成一直线向不远处一颗百年巨松上飞去，手握松枝，身子向上一翻即登树顶，借秋夜月光向对面那所住宅中望去。

此时已是二更过后，深山空寂，只有冷风阵阵吹打松叶，发出极微的沙沙之声，对面住宅是一所三环对立的建筑，四周竹篱高可及人，但灯火全熄，屋中主人似早已入梦乡，夜行人摸出一块问路石子，向下一投，跟着身形跃起由树上纵下，及近竹篱，一挺身子，人已站立在竹篱之上，略一换气，随即飘身落入院中，脚尚未稳，右侧一声清叱：“何方朋友昏夜来此？”

语未毕，一点寒星破窗打出，夜行者一伏身，一支袖箭贴头顶飞过，接着门声一响，一白面青年，手握单刀穿出室外。

此时，俩人相距不过数尺远近，夜行人一望来者约十八九岁，重眉大眼，玉面大耳，一身黑色短装，手握单刀，一派少年英气，立即后退一步，抱拳行礼道：“在下夜入贵府，惊动朋友，深感不安，但我周某单人只身，夜入雁鸣峰，亦非无因而来，借问朋友一声，有一位圣手神梭罗九峰、罗老英雄是否隐居此地？”

白面少年闻言后，突然一怔，亦抱手还礼说道：“恕小弟眼拙，不知你这位朋友高姓大名，夜访罗老英雄有何见教？如蒙见告，小弟倒可指明你一条去路。”

夜行人闻言后，两条浓眉一皱，一声冷笑道：“听你这一说，分明是罗老英雄不在此地，那算我周某几月奔走白费心机，满腔热血尽付东流。不错，我周某确有一肚子话，要找罗老英雄一谈，不过你这位朋友和周某还没有这份交情，别说我不会说给朋友听，就是说出之后，也无非是多费一番唇舌，我这就叫做背着儿媳进香，卖老命受闲气。既然罗老英雄不愿相见，我也不便强人所难，就请朋友费神转告罗老英雄一声，说我飞天鸽子周冲来报十五年前湘江岸畔一梭救命之恩，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日后有缘再见吧！”

周冲说完，一扭身就走。白面少年突然说道：“朋友请暂留步听某一言，小弟常听家师言及兄台大名，掌中亮银软鞭，十二口柳叶飞刀，纵横江北，今得见庐山真面目，实平生大幸。不错，家师确隐居此地，适才携师娘及师弟师妹赴外赏月，料即将归来，兄暂请入寒舍一坐如何？”

此时周冲亦不再拒，乃拱手移步，随少年进入客室，少年燃起烛光，长揖让客就坐道：“兄稍坐，待小弟取酒。”不多时，少年携酒肴入室，一大盘鹿肉和一盘咸蛋，两双杯筷，道：“深夜荒山，无美味以敬佳宾。”边说连斟酒杯，二人对坐长饮。

此时少年借室内烛光，打量这位江北侠盗：高约六尺，两条浓眉，一双豹眼，高颧口，颌下留有半寸短须，两太阳穴高高隆起，分明内功已达火候。少年正自庆幸刚才未有鲁莽行动，突感烛光一晃，当门出现一老者，那老者长眉入鬓，花白胡须随夜风轻飘，正是恩师圣手神梭罗九峰。正想起身行礼，对面周冲早捷若飘风一按桌面，直抢到老者面前，抱拳一礼道：“老英雄！湘江一别，转眼十五寒暑，尚记得十五年前湘江岸畔，承一梭救之命的飞天鸽子吧！”说毕，就要行大礼。

老者急忙扶住，紧握周冲之手，哈哈大笑道：“周老弟何须行此大礼，别来无恙？十五年风采依旧，想不到今日竟光临深山寒舍，

虎儿快叩见你周师叔。”

此时那白面少年原垂手侍立，闻命后立即抢进以晚辈之礼拜见周冲，周冲阻止不及，只好行了半礼，连称：“不敢！”随即向罗九峰问道：“闻恩嫂同行赏月何未见转来？”

罗九峰说：“因携你一双侄儿女同行，脚程略慢，想即可至矣！”

语未毕，屋外院中一声轻响，一中年妇人背插长剑携一男一女进入客室，九峰一指周冲对那中年妇人说道：“湘兰，这就是我常提及的江北侠盗周冲老弟，快来见过！”

中年妇人闻言莲步轻移，向周冲拜了一拜，说道：“常听拙夫提及大名，如雷贯耳，今夜幸会。”

周冲连忙还礼道：“恩嫂言重了。小弟如非恩兄搭救，十五年前已作无依游魂，正是大恩未报，何敢再受恩嫂之礼。”话毕，又躬身一揖。

罗夫人不愧女中丈夫，微微闪身一笑，并即唤身后男女道：“雁秋！寒瑛！快来叩见周师叔。”一男一女向前一步双双一揖就要下跪。周冲两手一拦，哈哈笑道：“两位贤侄少礼，快请站起！”

两童闻言，退回乃母身边，周冲见那名唤寒瑛的女童约十二岁，生得柳眉凤目，肤白如玉，娇美异常，头上梳了两个小辫，颇似乃母；叫雁秋的幼童剑眉星目，猿臂蜂腰，资质俊秀，年龄约十岁左右，心中暗想：此一对男女，均骨奇神清，隽逸若仙，满面稚气惹人怜爱，但怎知即将遇到一场江湖寻仇杀劫呢！

罗九峰见周冲痴痴望着自己儿女，面色庄严肃穆，正想开口，周冲一声长叹，转望罗九峰说道：“小弟此次千里访恩兄，总算见怜得偿我愿，几月来奔走，没有白费心机。”

罗九峰见周冲出语忧伤面带凄然，心中一惊，急道：“贤弟满怀忧虑，必有大故，可否告知小兄？”

周冲面色一正说道：“说起来话长，恩兄是否记得二十年前四川绿林道总瓢把子、追命阎罗马百武？”

罗九峰闻言，一掀长须说道：“不错，此人二十年前威震川中，小兄昔年押镖入川，曾被此人邀劫川东，后在黑松林一场决斗之中，被我用琵琶掌手法打伤，以后即未闻其人。小兄五年前看破江湖风险，封刀归隐，已不问江湖之事，想必马百武又重整旗鼓纵横武林。”

周冲听后慨然说：“十五年前弟在湘江岸畔，和长江巨盗水底蛟梁子川拼命苦斗，一个失神被他用毒蒺藜打伤左膀，眼看就要命丧那峨眉刺下，得恩兄挺身搭救，用神梭打走巨盗，更蒙三日病榻照顾，使小弟重生人世，本应听恩兄良言，归入恩兄创设之镖局，得追左右以效微劳，但弟自知学艺不精，且结仇过多，恐累恩兄，因此留潜潜逃，远走关外，埋名隐姓苦访名师，幸遇长白二老收留门下，再练武技。两年前始别师下山，重入江湖，探恩兄答谢救命之恩，再者欲寻梁子川报当年之仇。可是恩兄镖局已收，归隐山林，遍寻无着，小弟即沿江入川寻访仇人，一连两年仇人未遇，无意中得知一件大事，二十年前隐迹江湖之四川盗首、追命阎罗马百武，邀集川湘黔滇一带绿林大盗，欲报昔日一掌之仇，不知怎的又被他探出恩兄隐居处，本应早日来犯，但因贼人此次实欲置恩兄于死地，故不惜劳碌奔波，远赴苗疆，说动苗疆三魔，定重九之前大犯山境。弟虽知恩兄武技超绝，嫂夫人亦名门侠女，掌中剑不让须眉，但贼寇人多势众，弟又闻及苗疆三魔，是藏边大雪山白云寺哈木大师门下，十余年来未逢敌手，把西南道上的绿林朋友尽行压服，此次已应马百武之邀，约九月初可赶抵长沙。小弟侦知此事后，立即由川中折返，一路上明查暗访，果然川湘一带绿林人物，均纷纷赶来长沙，声势之大，为三十年来江湖仅见，这才日夜兼程赶到此处，现距重九之日虽尚有半月以上，但长沙衡阳恐已集满马贼邀请之人，如我推想不差，也许恩兄行动已尽在贼人监视之中！”

罗九峰听完周冲一席话，面色一变，略一沉吟道：“想不到这般江湖朋友，为我这个退休镖局竟动员了川湘黔滇四省绿林人物，

更有苗疆三魔助兴，真是一场盛会。”

此时罗夫人湘兰已忍不住满腹惊忿，说道：“九峰！事已如火燃眉，贼人声势浩大，你一人之力能有何作为？要想个御敌方法才好。”

周冲接道：“贼人众多，无一碌碌之辈，恩兄即有项羽之勇，亦胜之不易，以小弟愚见不如暂避锋芒，徐图报复。”

罗九峰此时猛然一声长笑，声音凄伤如衡阳鹤唳，震得巨烛乱晃，慨然说道：“马百武此次邀集四省绿林志在必得，总算我罗某交了贤弟你这个血性的朋友，这份卖命传讯的深情高谊，永铭肺腑，不过贤弟劝我暂避锋芒，留待日后，需知贼人既有深算焉能无备，正如贤弟所说小兄行动恐尽在贼人监视之下，即使小兄立即携家出走，川湘黔滇遍布他们爪牙，也未必能逃过贼人掌握，反落人话柄。这就是将军百战死，壮士阵上亡，我罗某人自仗刀入江湖，三十年来，自信未做一件亏心之事，靠朋友的扶助总算没有栽过跟斗，想不到我封刀归隐之后，他们竟不肯放过我这风烛残年。我已年近花甲，难道还想长生不老贪生尘世吗？到如今只好以小兄这数十年苦学，一条老命跟这帮贼一拼了，即使我丧身敌手亦死而无憾。”

九峰正欲再说，周冲已挺身站起，慷慨说道：“恩兄此言真使小弟心如刀穿，我周冲也是铁铮汉子，不是恩兄援手早已丧命人手，难道还吝惜这条命吗？但贼势重大，你我兄弟虽可凭本身所学和群寇一拼，小弟亦四十开外之人，无所挂虑，但这无异飞蛾投火！据小弟看来，他们既能请绿林人物寻仇杀斗，难道我们就不能请天下英雄评评是非吗？”

罗夫人亦道：“周贤弟之言甚是，妾虽女流，但幼随父兄流落江湖，亦习过武技，虽不是名门闺秀亦略晓大义，更非贪生怕死之人，自入罗门十九年，从未斗胆和夫君有一句口辩，妾闻马贼心狠手辣，追命阎罗因而得名，你我夫妇均届晚年，死有何憾？但雁秋、寒

瑛均年幼，你只知保全你一世英名，难道连自己儿女，罗门香烟都撒手不管了吗？”

寒瑛、雁秋已粗通人事，见妈妈满面忧色，语声宛如轻啼，心中一急，双双惊握母手放声大哭，这一幅人间悲惨场面，把个横行江北侠盗，飞天鸽子周冲，弄得不由自主地亦掉下两点热泪。

罗夫人虽是女中豪杰，但对这种毁家仇杀悲剧时有所闻，深知对方如不做到斩草除根，决不会放手，再经过一双儿女一哭，已无法再控制自己满腔悲愤，跟着亦掩面轻啼，此时九峰那种豪气，经妻儿一闹亦消失无踪，这就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

只见老英雄花白鬓发不住颤抖，愁眉深锁，虎目圆睁，慨然说道：“湘兰！不要再哭，别使这一双未解人事的儿女过份悲伤，我岂不知江湖仇杀波及祖人，何况儿女，不过这四年多来隐居山林，一般武师好友，均多年未晤，人事沧桑，一时间到哪里寻找，何况马百武及苗疆三魔，均为绿林中出类拔萃之人物，再有川湘黔滇四省绿林助威，即寻得三五好友，亦无非作陪葬之礼，难道我一生英名，临此余年还要蒙上一个不义之名吗？吾师散浮子远居浙南，但他老人家一生飘泊，到处为家，人海茫茫，何处寻访，此乃天命，非人力所能挽回，唯一良策，即汝携寒瑛、雁秋避祸远走，但又恐贼人已布下罗网，此亦不过尽人力而为之罢了。”

语至此，乃转视周冲道：“我罗九峰一生赤心交友，奔走江湖，总算没有白费，临危之时，来了你这位热血朋友，此时我纵有千言万语亦不知从何说起，小兄只望你能卫护湘兰及你一双侄儿女速离此地，埋名天涯，寻找我那恩师天南剑客散浮子。他老人家武功卓绝，已成不坏之身，把寒瑛、雁秋交给我恩师，你就是罗家天大的恩人。愚兄言尽于此，湘兰速整行装随周贤弟离山。”

罗九峰又望了望那个白面少年说道：“玉虎儿！你自投身师门已近五年，在此期间你能刻苦自励，日有进境，想不到师门逢此大变，致负你一片求技之心，知徒莫若师，余素知你忠肝义胆，决不愿

走避，但你留此亦不过多送马贼一条命债而已。且你上有父母，终日望子早归，正好返回故乡，尽孝膝前，为师今晚言出法随，如有违背，即非我罗门弟子，你要立整行装和你师娘随同周师叔今夜离此，如欲再求深远可请你周师叔转介良师，我已心碎志决，尔等均不必再依恋难舍，速速准备去吧！”

此时周冲已急得筋肉暴起，罗夫人亦面带寒霜，正想再劝罗九峰，猛闻竹篱外面一声长笑，音若枭鸣，凄伤异常。

罗九峰想跃出室外一查究竟，但那笑声忽然顿住，室内烛光微动，一条黑影若长龙飞舞，破空而落，身法之快，已达绝顶，停身在客室外数步，罗九峰闪动虎目一看，只见来人身着浅蓝大褂，头戴毡笠，腰系一条大指粗细白色麻绳，肩背独门兵刃镔铁生死判，颔下留有寸余长短的蓝须，一张焦黄脸，一双怪眼，白多黑少，但是精光外射，这个僧不僧道不道的装束，九峰一见立即认出正是二十年前伤在自己琵琶掌下的追命阎罗马百武。

马百武冷笑一声，说道：“罗老镖师别来无恙，一掌之赐使马某人刻骨铭心，从未敢片刻忘去，真想不到我还能再睹你罗老镖师的风采，明人不做暗事，重九之夜，马某当率川湘黔滇四省绿林，登山拜谢一掌之赐，领教老镖师龙虎风云刀法，十三支蛇头亮银神梭。不过老镖师你如有弃家走避之意，那可真对不住朋友了，我们千里风尘为的是什么？说一句不怕你见怪的话，这雁鸣峰山前山后已满布绿林朋友，如果尊夫人及贵公子有所举动，可不要怪我姓马的心狠手辣了。现距重九尚有半月期限，除你们罗门骨肉之外，那姓周的朋友及老镖师的弟子，尽可畅通无阻去寻访助拳之人，马某言尽于此不便再扰，我们重九再见！”

罗九峰此时心胆俱裂，想不到马百武早已存蛇蝎之心，硬要把罗门一网打尽，刚才自己所讲之话，分明已被对方听去，想至此处早已无名火起，正待发作，江北侠盗已按不住满腔怒火，一声怒吼，巧燕穿云，已从室内跃出，一指马百武道：“好一个四川绿林总瓢把

子，昔年不是罗老英雄一念仁慈，焉有你的命在，你以怨报德已为江湖人所不齿，如能堂堂正正单人匹马与罗老英雄再决生死，还算不失英雄本色，自己不敢作为，巧言哄骗川湘黔滇四省绿林朋友，替你出力卖命，又仗人多势众欲作赶尽杀绝之举，须知你这种险狠恶毒之行为，天理难容，早晚定遭恶报。我周某人就看不惯你这卖狂的样子，倒想见识见识你这川中盗首有什么出色的本领。”

马百武被周冲一骂，正击中自己短处，一张黄脸气得铁青，想要发作，面前对手均是高手，倘若弄巧成拙，反而误了大事。马百武不愧追命阎罗，狡猾异常，鼻吼哼了一声，冷笑道：“这位姓周的朋友，你倒是侠骨，可是你马大爷没有这份闲心和你斗口，咱们重九再会！”

说罢也不待对方答话，立即一隐身形，一式“潜龙升天”拔起两丈多高，长啸一声，空谷传响，声震四野，接着又是一着“玉女投梭”，向竹篱外飞去。

次日罗夫人亲手调制山珍野味，欢迎这位赴友危难的侠盗。虽有美味，但因大家心情均甚重，故均默默无语，饭后计议一阵，晚上才展开勘察敌势的行动。

是夜，雁鸣峰下罗宅内巨烛如昼，客室正中设一桌丰盛酒席，男女老幼围坐一桌，举杯互敬。罗九峰更是连连狂饮，直到二鼓，周冲始对罗夫人说道：“恩嫂与虎儿等守住内宅，待我和恩兄出外查看贼势。”说完一抛长衫露出身上黑色夜行服。罗九峰此时突然纵声狂笑道：“罗某晚年有幸，在我死前又能会到一班绿林豪杰。湘兰，快取我金背劈山刀来。”

罗九峰这时已有七分醉意，虎目射光，白发倒立，一脸寒霜。寒瑛、雁秋自懂事以来，哪见过父亲这个样子，只吓得四只小眼呆呆地直望着罗九峰。罗夫人强抑满腹忧伤，转身进入内室，不一会手捧一柄三尺二寸长的金背劈山刀来，杏目射出一份幽怨之光。罗九峰接过刀，右手一按把柄，弹簧呛啷一声金刀出鞘，只见一片

寒光辉耀夺目。此刀是由缅甸铁精炼而成，重达二十二斤，虽非切金断玉宝刀，但刀锋青芒四射，锋利异常。

罗九峰仗此刀在江湖上三十年未逢敌手，自归隐山林之后，虽未荒废武技，但只偏重内功进修，这柄金背劈山刀四年多来从未启用，今天大敌当前，这才把封存四年多之利刃重行启封，准备和群寇一决生死。

九峰回刀入鞘，脱去长衫对周冲道：“贤弟，时已不早，我们走吧！”周冲应了一个好字，两人立即一拧身穿出室外，罗夫人莲足一点，跟踪而至说道：“你们速去早回。”

罗九峰口里答应着，身形已似脱弦之箭，一个“孤雁掠云”，已跃出三丈开外。

周冲亦跟踪飞出，淡淡的月光之下，两个黑影疾若脱兔，瞬间工夫已达峰下。周冲边走边道：“恩兄，我们先到北面出山口处观察一下，再折返南面山口。”

罗九峰一点头，立即一挺身形向北面而去。原来翠竹村分南北山口，北面山口为奔长沙衡阳大道，南面则可通粤桂。

且说罗九峰施展夜行工夫，一路上鹿伏鹤行，晃眼已三四里远近，极目望去前面山口隐约可见，心中暗想，莫非马贼施用诈语蒙骗自己，现已快至出山口处，为何未见有人拦击，果真如是，则即可将妻小送离此地隐踪远走，自己也无后顾之忧，凭掌中刀自可和群寇一拼。

想到此处，精神一振，正要直奔山口，突然见距自己停身处两丈多远的山石后出现两条黑影，在暗淡月光下，一个起~~在~~离自己五步之外停住。

罗九峰一看，是两个夜行衣着的大汉，左面一个年约四十多岁，黑面短须，背插一口厚背鬼头刀，右面一人约有三十来岁，赤面无须，手提一支虎尾三节棍。左面一人望着罗九峰，嘿嘿一笑道：“来者莫非圣手神梭罗九峰罗老镖师？”

罗九峰闻言呵呵一笑道：“不错，正是罗某，恕我眼拙不知你二位朋友的大名。夜入寒山有何贵干？”

对方一听罗九峰出言冷峻，打鼻孔里哼了一声道：“你罗镖师的单刀神梭威震江湖，哪里会知道我们这些绿林道上的无名小卒。我兄弟此次受人邀约，跋涉千里，来到这雁鸣峰下，无非是想一睹老英雄的风采，不过因姓马的朋友和你有一个定期的约会，使我兄弟不便先登山拜见。俗语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兄弟冒夜寒风露在这荒山乱石中守候，就是请老镖师能遵守江湖信约，等候重九之会，尚请能赏我们一个薄面，我们也不想侵犯老镖师你的虎威，这里夜风袭人，你请便吧！”

罗九峰闻言一声冷笑道：“听朋友这一说，真使我罗某万分惭愧，雁鸣峰荒山寒野，竟变成了龙虎汇萃之地，为我这条退出江湖的老命，竟劳动江南道上大部的绿林朋友，这真是我罗某人毕生之幸，不过这翠竹村是我姓罗的家居之所，四年多来我是来往自如，今夜朋友喧宾夺主，硬是阻了我罗某的去路，究因何故？请两位说出个道理来！”

右边的赤面壮汉早已怒火万丈，一声大吼，手中虎尾三节棍“泰山压顶”，照九峰当头打下，九峰一闪身子向左让开二尺，棍已落空，立即左掌护胸，右掌贴棍进切对方使棍的右腕。

使棍者心里一惊，立即一拧右腕，马步移转向后退，顺势一带虎尾棍，一着“横打千军”一股劲风向罗九峰扫来，只闻罗九峰一声长笑，双脚在停身山石上一蹬，全身拔起丈余高低，虎尾三节棍从脚下扫过。

罗九峰身在空中，一个“饿鹰搜食”头下脚上，伸右手中食指，直取对方双目。赤面大汉见罗九峰竟用一双肉掌，施空手入白刃的工夫，全没把自己放在心上，一声怒叱道：“姓罗的，别卖狂，今天要叫你知道昆明双鸟的厉害！”

虎尾三节棍一个盘打“迎风劈浪”，声若电光石火，快速已极。